

# 印尼华语传承历史和现状的思考(二)

## 作者：郭熙教授

它的大体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形成了印尼华语传承的阻断，一直到了上个世纪到结束。1998年以后，印尼的华文教育才重新开始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华语传承模式，包括很多中文学校，但是这些学校总的来说是处于比较零散的办学状态，各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。传承的参与者非常广泛，包括各地的华文教育协调机构，还有宗教团体、家庭，他们也都在参加这样的一些工作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。

印尼的华语在使用方面仍然也是非常多样的，它不仅仅是刚才我说到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，印尼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与中国国内的母语教育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印尼的华语，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

通常所说的mandrin在语法上它是有一致性的。王文豪博士在2020年爪哇华语口语语法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结论。印尼不同的地方的差异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，像雅加达、万隆，还有三宝龙、泗水等。这些情况，可能已经是这个华语基本上是已经中断了，没有办法传承下来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我等会还要说传承成功的，如坤甸和山口洋，汉语方言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。

不少学者谈到相关情况，如棉兰、巨港（郑军2013、唐根基2015）坤甸、山口洋（郭熙，2013）巴淡、廖岛（黄愿字 2021）但是我们也在关注巴淡和廖岛。他们也有不同的情况，山口洋主要是客家话，坤甸原来是潮州话。因为方言的原因，他们实际上就对文化有很好的传承，这就跟

其他地方不一样，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起来，像巴淡和廖岛，因为临近新加坡，他们的mandrin，也就是华语这一块，发展得也还是比较好的，当然最近的情况有又有一些变化，我们也还在跟进。刚才说到的是地区之间的差异，在不同的代际实际上也是有差异的。

以往的研究都是说第三代或者第二代，但是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，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在第一代就完成了语言的转用，在三宝龙访谈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第一代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语言转用，他们不再使用华语。这一点以前我们注意得不够。但是也有更多的，超过三代，祖语它仍然得到保持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觉得形成了今天印尼华语多样性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就是我们为

什么有的传承下来，有的第一代就转用了。

除此以外，刚才说到了方言，一些学者已经研究到了方言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。杨宏云（2011）这些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出来，在印尼的各个地方的华语、印尼语，还有华语方言的态度，都是不同的。郑军（2013）指出，棉兰华裔学生对印尼语、华语和华语方言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，调查发现，印尼语在情感、地位、权威等方面都次于华语和方言。郑军（2016）则发现，印尼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走低，但汉语方言的使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弱现象，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强劲势头。黄愿字（2021）对巴淡的调查结果是，巴淡日常社交中华人之间最常使用的语言是闽南话和潮州话方言，在学习和工作的正式场合中较多使用官方语言和华语。华人重视语言使用场合、场所、对象，使用语言的因文化程度、职业不同而有所差别。都共同学习并使用印尼语。

我现在要讨论的是印尼的华语它传承之所以成为问题，本身是跟历史事件有关系，印尼当时政府的祖语阻断政策，但是阻断政策事实上

在印尼诸岛结果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形成了一些区域完全二语化，有一些区域有华语，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方言的保留。这就给我们再来看未来中华语言文化在印尼的再生提供一些参考。

当然印尼的华语传承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缺乏使用通道，使用范围受到限制，这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说的华语传承的效果。在我的思想上，把语言景观在语言文化传承当中的作用看得很重，但华语景观在印度尼西亚几乎是一种零呈现。除了雅加达，我们几乎看不到中文。我们在泗水跟一些当地华社领袖讨论的时候，问及为什么不能设一些中文的景观，答复吞吞吐吐，似乎有某些难言之隐。

华语作为一种祖语，我们把它定义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，这种文化遗产它可以是表现为是有形的，也肯定是无形的。海外华语的印尼的华语遗产的问题，我们把称为海外的华语资源，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。作为一种遗产的话，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象征。如果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需要考虑不只是停留在语言的一个交际功

年代	学校数 八 华学校 (所)	学生数 (人)	资料来源
1950	816	227000	郁树锟主编：《南洋年鉴》
1952-1953	1371	254730	廖建裕：《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》
1954	1400	303443	雅加达《新报》
1957	1800	425000	雅加达《生活报》